

似曾

识 *If
Ever*

我 *I
Am*

梅子黄时雨 —— 著

这个世界上，
很多人爱无数次，
爱无数个人。
但也有的人，
一辈子只爱一次，
只把爱给一个人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天雅

似 曾

If Ever I Am

识 我

梅子黄时雨——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明鉴天启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似曾识我/梅子黄时雨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4-8300-5

I. ①似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5688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青春文学·爱情

SI CENG SHI WO

似曾识我

作者: 梅子黄时雨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赵萌 李娜

策划编辑: 郑中莉 沈可成 张丛丛

特约编辑: 王静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 刘珣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
封面插画: 中下游

版式设计: 梁秋晨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刷: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315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300-5

定 价: 38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/

似 曾 识 我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/



<i>Act One ·</i>	
突变 /	001
<i>Act Two ·</i>	
错爱 /	018
<i>Act Three ·</i>	
谎言 /	039
<i>Act Four ·</i>	
喧嚣 /	063
<i>Act Five ·</i>	
匆匆 /	090
<i>Act Six ·</i>	
阴霾 /	117
<i>Act Seven ·</i>	
倏然 /	139

Act Eight ·
决绝 / 152

Act Nine ·
逃避 / 173

Act Ten ·
不舍 / 192

Act Eleven ·
从心 / 233

Act Twelve ·
如梦 / 265

番外 · I
所谓的如愿以偿 / 324

番外 · II
小老虎 / 327

番外 · III
命运之矛 / 339

番外 · IV
甜辣番外 / 341

梅子的话 343



似 曾 识 我

Act One

突 变 /

戒指的钻石在清亮的灯光下折射出炫目璀璨的冷冷
光芒。

/ 傅佩嘉瞧着瞧着，忽然笑了……

日暮时分，洛海城的半边天空似被人打翻了调色盘，泼下了变化万千的浓墨重彩。忙碌的街道，车辆蜿蜒如流水，潺潺不息。人声，车声，喇叭声，各种热闹喧哗声，交织成了一个众生繁华的世界。

夕阳的最后一抹微光悄无声息地探进了傅成雄病房的时候，傅佩嘉如往常般地推开了病房门：“爸，我来了。”

“今天公司有点忙，要不是我对面的江伟帮忙，我这会儿还在加班呢……”

一屋子的寂静无声。

病床上已经昏迷了一年多的傅成雄自然不会回答她。

傅佩嘉自顾自地一边说话，一边利落地去洗手间拧了热毛巾，认真仔细地给父亲擦拭。

“老爸，你的指甲又该剪了。”擦手的时候，她这样说。

“爸，我给你翻个身哦。”傅佩嘉吃力地搬动父亲，给他侧了侧身，以防止产生褥疮。

病房里偶有电子监护仪发出的冰冷轻响，越发把整个空间衬托得静谧

了起来。

如同这一年来的每一日，当她帮父亲做完最后的按摩理疗时，时针已经指向了六点二十分的方向。

傅佩嘉替父亲拉好了薄被，在他苍白枯槁的额头落下了轻轻一吻：“爸爸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
这一切，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傅成雄是半点感知都无的。

或许这辈子，父亲再不会回应自己了。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，父亲想必是怨她，所以才不愿意醒来看见她。

这一年多来，傅佩嘉总是自责不已。

经过护士台的时候，护士长林清唤住了她：“傅小姐。”

林清递了一份单子给她：“这是这个月的交费清单。本院所有的费用都是预交的。傅先生的账单是李长信医生帮忙打了招呼的。所以我们都提前用药了——”

傅佩嘉垂眼接过：“谢谢。我这几天会把钱交了。”

“好。傅小姐再见。”瞧着傅佩嘉远去的纤细单薄身形，林清不禁想起了数年前洛海城的那场名流云集、盛极一时的大婚。新娘所有的婚礼礼服皆出自国外某著名华裔设计师之手，连鲜花都是从国外空运至洛海。结婚当日，复古雍容的婚纱，如海的鲜花，却都美不过新娘流淌幸福的笑颜。

可眼前，当年的那个新娘眉目憔悴，早无当日半分顾盼神飞的影子了。

林清不免物伤其类，叹了口气：“女怕嫁错郎。咱们女人啊，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啊！”

新来不久的张雁容凑了过来：“傅小姐离婚了吗？”

一旁的邱敏冷哼了一声：“都这种情况了，两人能不离吗？那个乔家轩什么都得到了，自然要一脚把她踹了啊。前些日子报纸上都登了，傅氏都已经改名了。”

“唉，她前夫真是薄情寡义！”

林清：“你们都还没有男朋友，所以我这个老大姐啊，一定要叮嘱你们一句，日后找男友的时候可得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。这男人啊，脸好看

是没用的，最重要的还是心地善良有责任感，要知冷知热懂得疼人……”

这些窃窃私语，傅佩嘉自然是听不到的。

又是一万多的交费清单。

薄薄的一张催款单，捏在她手里，却仿似有千斤重。

傅氏破产后，傅佩嘉便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家。父亲给她办理的所有附属卡自然都被银行停掉了。幸好，某张储蓄卡里有一小笔钱。以前的她，从未为钱费过半分心思，对金钱也没什么特别的概念。这笔钱是何时存下的，傅佩嘉自己都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

幸好有这笔钱，她方能借此度过人生最低谷的半年。

但如今的傅佩嘉早已经山穷水尽了。前些天，医院一连催了她两个星期，她都无法交上父亲的医疗费。李长信医生听说了她的情况，使用自己的名义担保，帮她申请了先用药后交费的特例。

想不到，到了最困难时刻，唯一会帮助自己的竟然是他的好友。

这真是个荒谬绝伦的世界。

傅佩嘉有的时候想想就觉得要发笑。但她根本无力扯动千斤重的嘴角。

这次的费用要怎么办？她手头所有的钱加起来不过四千多块而已。那还是一个星期前，公司发了工资才攒下来的。

从未尝过穷苦滋味的傅佩嘉，这一年来快被钱给逼疯了。如今的她也终于知道了，从前在书上看到过的“一文钱逼死一个英雄好汉”的描写，绝非杜撰的。

此时，电梯“叮”的一声在某一层停了下来，傅佩嘉下意识地抬头。只一眼，她整个人便僵住了。

等候电梯的李长信医生大约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她，一时间也错愕未动。而他身畔那位身着定制西服，连领带都处理得一丝不苟的冷峻男子，则用目光徐徐地扫过了她，眼神漠然得仿佛只是看到了一件了无生趣的摆设物件而已。

傅佩嘉的下一个动作便是抬手按下了闭合键。两扇光亮如新的电梯门一分分地在眼前闭合，终于关上了，将那个人隔绝在了外头。

像是躲过了一劫般，傅佩嘉从肺部深处缓缓地吁出了一口气。

可她还未来得及换气呼吸，电梯门居然又在她面前打开了。

电梯外，有只修长的手臂按住了电梯的打开键。下一秒，那手臂的主人已面无表情地跨了进来，在她前面站定。

那人不咸不淡地对着李长信道：“不进来？不是说要去开会？”

李长信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进了电梯后，他侧头与傅佩嘉打了个招呼：

“傅小姐，你好。”

“李医生好。”傅佩嘉这样回他。

而后，李长信也不便再开口了。

静默的电梯里，连“嘎嘎”“嘎嘎”的钢缆转动声都清晰可闻。

傅佩嘉垂着眼，视线定格在自己破损的鞋尖。

这是一双国产××牌子的黑色尖头皮鞋，是傅佩嘉每日上班必备的。因为穿得多了，鞋头的皮早已经被踢掉了。傅佩嘉每月都捉襟见肘的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再买一双。不得已之下，她使用黑色的马克笔把鞋头涂黑了，每天晚上用鞋油擦一遍，准备熬到过年，到了打折季再换。

如今的她，学会了精打细算，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来花。

想起以前拿着父亲附属的信用卡，一个下午可以花掉普通工薪族一个月或数月工资的日子，傅佩嘉每每恍如如梦。

数十秒后，电梯停在了下一层，进来了数人，将李长信和傅佩嘉三人推向了电梯的更深处。

两人之间几乎已无任何空隙了。傅佩嘉的后背已经紧贴在了电梯上，退无可退。四周都是那个人特有的强烈气息，她几近窒息。

会有人因为呼吸困难而在电梯里窒息而亡吗？傅佩嘉不知道。

不过，她却觉得这样也不错。

如果真能这样，她倒也解脱了。

片刻后，电梯再度停了下来，挤进了两个人。他往后顺势退了半步。傅佩嘉的额头因他的后退擦到了他挺括的西服外套。

那一秒，傅佩嘉如受电击，猛地将头往后一仰，只听“咚”一声，她

的后脑勺由于动作过于猛烈迅速而撞到了电梯钢板。傅佩嘉因为疼痛而蹙眉闭眼。

可这疼，尚不及心口撕心裂肺的万分之一。

两人之间如此之近。她只要一伸手，就可以与往昔一样，搂住他精瘦的腰。

然而，傅佩嘉知道，此生再不会有那个光景了。

犹记得那一日清晨，她得知了傅氏的情况，惨白了一张脸问他：“钟叔叔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他居然毫无半点惭愧之意，沉静黝黑的眸子坦坦荡荡地望进她的眼，直认不讳：“是。钟秘书告诉你的，半字不假。”

她晃了晃，用尽力气牢牢地抓住了沙发的靠背，缓了许久才找到声音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张了张口，似有话要说，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

“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”她总是不甘心，想要知道原因。多可笑，被一个男人哄骗到这个地步，她却仍旧不肯相信。

他缄默地瞧了她许久，最后终于说话了。他的每个字都极低极缓，似在谆谆告诫她一般：“傅佩嘉，经过这一次教训，要记住了，下次不要再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。不要被人卖了，还在帮人数钱，知道吗？”说罢，他转身打开了傅家两扇高大的门。

饶是到了那个光景，她却还存着一丝念想，她跑上前拼命地抱住了他：“家轩，我不信。我不信你会这么对我，这么对我爸爸。你告诉我，你是骗我的。好不好？”

背对着她的乔家轩一直没有说话。半晌后，他缓缓地扯开了她的手：“我没有骗你。

“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半分也没有。

“我与你在一起，我费尽心机地讨好你，哄你开心，让你爱上我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包括‘我爱你’这三个字，都是有目的的。

“这一切，都只是为了傅氏。”

他每说一句，她便踉跄着退后一步……最后，她泪流满面地跌坐在了地板上。

整个世界仿若核爆，在傅佩嘉面前轰然炸裂成碎片。

此时此刻，乔家轩在她触手可及之处，所有的过往犹如倒带一般地不断闪过眼前。

傅佩嘉呼吸渐止。

就在傅佩嘉以为自己真的要窒息而死的那一秒，只听得“叮”一声，电梯终于到达了一层。拥挤的人如潮水般纷纷退了开去。

那人亦是，如那日一般，头也不回地跨步而出。

倒是李长信出了电梯，客气地转身对她说了一句：“傅小姐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除此之外，傅佩嘉实在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。

她没有因呼吸困难而窒息。

她还活着。

可眼前的一切都似盖了厚厚的玻璃罩子，什么都不真切。傅佩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上公交车，怎么下了车，怎么回到出租房的。

她回神后试图回想，但脑中完全空白一片。

唯一的意识是知道自己回家了。

虽然小，但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安全空间。傅佩嘉呆呆怔怔地坐在了老旧不堪的地板上，把头搁在床畔，无声无息地发起怔来。

花木兰悄悄地奔跑过来，竖着耳朵在她身边趴着。好久后，傅佩嘉才伸出手抱起它：“花木兰……我今天看见他了……”

从在傅家客厅摊牌的最后一面，到今天，已经是一年六个月零九天了。

傅佩嘉一直不懂。为什么深爱一个人，会换来这样子的结果？

孟太太的电话将她拉出了这一场伤心欲绝：“傅小姐，现在已经七点多了。你什么时候到？”

傅佩嘉这才慌乱回神，她居然错过了上班时间。她本应该从医院直接到孟家的。

“不好意思，孟太太，我马上就到。马上……”

“傅小姐，请你抓紧时间。和朋友们的牌局，我已经快迟到了。”孟太太的口气已不大和善了。

傅佩嘉忙把花木兰搁进了纸箱里，她进了浴室，洗了把脸让自己清醒了一下，便匆匆下了楼。

已经到点了，再坐公交车慢吞吞赶去的话，估计这饭碗就不保了。傅佩嘉不得已，只好忍痛打车去了孟家。

孟太太早已等得一脸不耐烦，见了她，十指纤纤地抓起包就往外走：“傅小姐，我丑话先说在前头。可别再有下次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我的麻将搭子已经打了好几通电话过来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孟太太。不会再有下次了。”傅佩嘉连声道歉。

孟太太养尊处优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吃了午饭逛街做头发做美甲，晚上则雷打不动地与朋友们打麻将。看着孟太太，傅佩嘉经常会想到从前的那个自己。除了不打麻将外，同样无所事事，毫无精神寄托。

“没关系的，佩姐姐。我喜欢你，我不会让我妈妈开除你的。”孟家小公主孟欣儿跑过来拉住了她的袖子。

孟欣儿气鼓鼓地对着已关上的大门道：“妈妈天天就知道打麻将。我想她肯定把我生错了。她肯定宁愿生副麻将牌的。”

傅佩嘉被她逗笑了，蹲下来揉了揉她的头发：“欣儿，不许这么说你妈妈。这天底下，哪里有不爱自己女儿的妈妈呢。”

孟欣儿噘着嘴控诉道：“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，更喜欢麻将。她要么不在家，在家也只会玩手机，从来不管我。”

“你妈妈也需要一点私人空间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比如打麻将、逛街。再说了，她也会有事忙啊。”

“她才不会有事情忙呢。佩姐姐，要是你是我妈妈就好了。”

这话要是让孟太太听到，那还了得，她估计得直接打包走人。傅佩嘉忙正色道：“欣儿，不许乱说话。佩姐姐不喜欢乱说话的孩子。”

孟欣儿见她沉下脸，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双手捂着嘴巴，眨着圆溜溜的大眼：“佩姐姐，我下次不会乱说了。你不要不喜欢我。”

如此可爱的表情，傅佩嘉怎么可能真生她的气呢。她蹲下来，摸了摸欣儿的头：“好。乖啦。来，我们先去做作业，然后温习明天要学的功课。”

偌大的公主房，粉色的墙纸，白色的家具，还专门为孩子开辟了一个摆放玩具的角落。

孟欣儿：“佩姐姐，我们今天语文考试了，我考了98分。老师说我这两个月进步很大哦。”

“欣儿好棒啊。来，让佩姐姐看看你错了几道题，错在哪里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，下次要是再遇到同一道题目，争取不重复犯错……”

这是傅佩嘉的一份兼职。每晚的七点，傅佩嘉要到孟家，帮孟欣儿复习各门功课，照顾孟欣儿，给孟欣儿洗澡，哄她入睡，直到孟太太回来。

至于孟家先生，傅佩嘉兼职这三个月来，都没有看到过一回。

孟太太并不是个好相处的雇主。听孟欣儿说，在她来之前一年要换好多个阿姨。她已经是迄今为止做的时间最长的了。不过自傅佩嘉来兼职后，由于孟欣儿喜欢她，加上孟欣儿功课进步，孟太太对她也算和颜悦色，颇为客气。

这一年来，经历过了各种人情冷暖，也经历过了各种找工作，傅佩嘉对目前的这个保姆加家教的工作是很满意的。晚上兼职到深夜十二点，可以赚五千块，已经是极高的工资了。所以就算孟太太偶尔心情不好，对她发泄几句，她都默默承受。她白天在一个小公司任职文员，朝九晚五的，做足八个小时，也不过五千来块钱而已。

她早已经不是从前的傅佩嘉了，懂得了什么是形势比人强，懂得了什么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

孟欣儿打开了书本，读了两页，忽然转过头，轻轻软软地开口：“佩姐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眼睛红红的。”

想不到欣儿这么细心，傅佩嘉心头微暖，便找了个理由想哄骗她：“今天晚上，佩姐姐做洋葱炒饭。切洋葱的时候，被它辣得流泪了。”

每到周末的时候，傅佩嘉会在自己租来的小屋做一顿简单的饭菜。洋葱炒蛋、西红柿炒蛋、咖喱牛肉等各种盖饭，好吃易做又省钱。

“切洋葱为什么会让人流泪啊？”孟欣儿懵懵懂懂。

“因为洋葱很辣，会刺激眼睛……”因为洋葱跟那个人一样，是没有心的，会叫人落泪。毫无预警地又想起了乔家轩，傅佩嘉忙一摇头，将他赶出了脑海：“好了。快订正试卷。还有一个半小时做作业。”

“佩姐姐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念完所有的书啊？”做到一半，孟欣儿又歪头问她。

“最起码等你大学毕业。”

“等我大学毕业几岁？”

“怎么也要二十三岁吧？”

“好讨厌，还要这么久！”孟欣儿颓然垂头，一脸的生无可恋。

傅佩嘉顿觉好气又好笑，努力做训斥状：“认真做作业。不许问那么多问题。”

孟太太照例又是深夜一点多回的家。她一进门便踹了十来寸的高跟鞋，从包里摸出两百块钱甩给了傅佩嘉：“辛苦你了，傅小姐。今晚打车回去吧。还有一百，算你的加班费。”

口气是愉快且施舍的。看来今晚她的手气应该不错。

两张粉红色的一百块钱轻飘飘地坠在了光洁闪亮的大理石地上。换了一年前的傅佩嘉，再多的钱，她也不会弯下腰去捡起来。

然而，此一时，彼一时。

傅佩嘉不只捡起了钱，还客气地欠了欠身：“谢谢孟太太。欣儿的作业本你记得给她签字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孟太太困倦地揉了揉脖子，见傅佩嘉没走，遂问道，“还有其他事情吗？”

傅佩嘉欲言又止了数秒：“我有件事情，想请傅太太帮一下忙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孟太太能不能提前给我结一下这个月的工资？”

“这个月你才做了二十天。”

“可否请孟太太帮一下忙？我……我急需用钱。”

孟太太沉吟了片刻，方道：“好吧。看在你平时做事勤恳的分儿上。我先把钱结给你。但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！”

傅佩嘉拿着钱，千恩万谢地回了家。她甚至连羞耻都已经淡漠了。

天大地大，对她来说，真不如钱大。

东拼西凑，还是只有九千八百三十二块钱。

傅佩嘉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。

医院的钱不够付，房租已经到期。房东这几天一早就在堵她。

这个月怕是连啃馒头和给花木兰买食粮的钱都没有了。

她喂花木兰吃了点自己晒的干草，揉着它松软的毛发，低低地道：“花木兰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月的钱还是不够，我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够付医药费的工作呢？”

“花木兰，我觉得好累……好累好累……”

傅佩嘉将头缓缓地埋在自己的膝盖处，极轻地道：“花木兰，我真怕我会熬不下去……”

花木兰自然不会回答她，它津津有味地啃着干草，吃得不亦乐乎。

无论如何，医院的钱一定要去交的，否则医院要停掉治疗了。下个月的房租就“请”房东再宽限几日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刚结束会诊的李长信已经接到了相关的内线电话：“李医生，你关照过的那位傅先生，上个月费用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没有交上来，这个月我们部门是否要继续治疗？”

那头颇有几分为难，一再解释道：“李医生，我们医院的相关规定你是最了解的。”

李长信扶了扶眼镜，道：“继续吧。”

“那下一个月的相关治疗费用呢？”

“先以我的名义欠一下。这样会不会让你们难做？如果需要什么申请担保的话，你这边安排一下，到时候我过去签个字。”

“好。那请李医生在方便的时候来我们科室签个字。”李长信是叶氏医院院长的女婿，医院日后的接班人之一，各大科室谁敢不给他这个面子？！

“好的。麻烦你了，姬主任。”

结束通话后，李长信沉吟了数秒，从外套口袋里摸出手机打出了一个电话。那边嘟了几声方才接了起来。

“在忙？”

“在开会。”

“那我不打扰你了。”

“我让他们都出去了。怎么了？傅成雄的病情出现新的情况了？”乔家轩捏了捏发涨的眉心，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“我找你是因为傅小姐。”

那边突地沉默了下来。

“上个月的治疗费用，她到现在还没有交。”

电话那头依旧无声无息，似那人已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

“看来她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恭喜你了，乔。良愿终成。”李长信不咸不淡地说完这句话，也不待乔家轩回答，便挂断了电话。

乔家轩盯着自己掌中的手机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姿势维持了多久。直到助理袁靖仁敲门进来：“乔先生，已经休息半个小时了。要继续会议吗？”

乔家轩反手把手机盖在了会议桌上，再抬头时，面上已经平静从容，毫无方才通话时的半丝波澜了：“让他们都进来吧。”

袁靖仁转身而出，手刚握到门把，忽然听见乔家轩的声音响起：“今天是个号？”

袁靖仁回道：“6号。”

乔家轩似想起了什么，脸上的失神一闪而过。

众人进来继续方才关于投资案的讨论。身为助理的袁靖仁明显地察觉到了乔家轩的心不在焉。

“乔先生，按目前评估，孤儿院这块地改建投资案的可行性大，获利高。如果董事会通过的话，我们可以立刻着手进行收回孤儿院土地的事项……”

乔家轩靠坐在办公椅上，修长的手指抵在下颌处，若有所思，良久不语。

“乔先生……”